

蓼
雞
肋
編
附
校
勘
記
續
校
花
洲
閒
錄





編 脅 雞

校續記勘校附

撰 裕 季 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章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種一他其及編肋雞

編初成集書覽

編主五雲王

四庫全書雞肋編提要

雞肋編三卷。宋莊季裕撰。季裕名綽。以字行。清源人。其始末未詳。惟呂居仁軒渠錄記其狀貌清癯。人目爲細腰宮院子。又薛季宣浪語集有季裕筮法新儀序。亦皆不著其生平。據書中年月。始於紹聖。終於紹興。蓋在南北宋之間。又尹孝子一條。自稱嘗攝襄陽尉。又原州棠樹一條。稱作倅臨涇。李健食糟蟹一條。稱官於順昌。瑞香亭一條。稱官於澧州。其爲何官。則莫可攷矣。此書前有自序。題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而所記有紹興九年事。疑書成之後。又續有所增。世無刊本。陶宗儀說郛僅錄其二十三條。此本較說郛所載。約多五倍。後有至元乙卯仲春月觀陳孝先跋云。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筮法新儀。行於世。聞其他著述。尙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抄。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埽之如塵。尙多有疑誤。云云。蓋猶季裕之完本也。季裕之父。在元佑中與黃庭堅蘇軾米芾諸人遊。季裕猶及識芾及晁補之。故學問頗有淵源。亦多識軼聞舊事。書中如不知龍城錄爲同時王鉉所作。反據以駁金華圖經之類。間失考證。然可取者多。其記遼宋誓書一條。大旨以和議爲主。亦各抒所見。季裕方浮沈郡縣。與當時朝士附合秦檜者固自有殊。統觀其書。可與後來周密齊東野語相埒。非輟耕錄諸書所及也。

此書莊綽季裕手集也。綽博物洽聞，有杜集援證，灸膏肓法，筮法薪儀，行於世間。其他有著述，尙多惜未之見。此書經秋壑點定，取以爲悅，生隨鈔而訛謬最多。因爲是正如右，然埽之如塵，尙多有疑誤。時至元己卯仲春月，觀陳孝先甫誌。

雞肋編卷上

宋 莊季裕撰

昔曹孟德旣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莫能曉。楊脩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於策。而其空言。竟著於後。是豈非雞肋之腊邪。然方其據蘆菔鳧茈。而餓於牆壁之間。幸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於是。故以雞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裕云。

歐陽文忠有贈介甫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王荅云。它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余少時聞人謂吏部乃隱侯。非文公也。翰林詩無三千。亦非太白。後見沈約傳。雖嘗爲吏部郎。及稱謝眺云。二百年來無此詩。謂由建安至宋元嘉二百三十餘年。舉其全數耳。自嘉祐上至唐元和。餘二百五十年。去元嘉則遠矣。則吏部蓋指韓也。鄭谷有題太白集詩云。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永叔所引。但用沈二百年之語。加於退之。以對翰林三千首耳。詩年之數。安在如書馬數馬乎。

筋屐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長、白水非衣、卯金刀、千里草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任是凶年也。得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妝。愛向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

字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餕。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餕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日曰昌堂。兄弟目木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今鈴。又云。攢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酬者。有爲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婦字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餕字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京師賣生果。凡李子必摘其蒂。不敢觸其實。必留上衣令勃勃然。人方以新而爲好。至食者須雪去之。元祐中有李閱待制字子光。朝中戲以爲謎云。賣者不識買者識。蓋以識爲拭也。

元豐中有以當時士人姓名爲對者。如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江兩人亦戲云。江鬲隔江問巫馬期。騎馬無未有對者。元祐中有石萬石授石州離石縣令。人訝其遠宦。云要令後世無對。元豐中又有馬子山騎山子馬之句。偶有姓錢人任衡水知縣。人遂以錢衡水盜水衡錢。其人聞之大怒。欲辨其事。對者謝曰。君雖實無且欲與山子馬爲偶耳。

大觀中有曹孝忠本醫工也。得幸於時。遂任子爲文資。擢置館閣。其子因與父相詬。旣至館中。氣尙未平。獨坐屏處。時秋陽方烈。爲日所射。久不遷坐。有間僚怪之。問何故。負暄。乃大怒云。家私閒事。關公甚底。問者初尙未悟。久乃知之。莫不傳笑。旣而易爲他官。又宗室仲輓知大宗正司。以待漏院爲大小字。如此者甚衆。其長仲忽以聞。亦罷。此與前世澆手弄鑿聚憂伏猶無以異矣。又有楊通者。任提舉學事官。上殿劄

子云人臣而持主斧，僭紊名器，遂行禁止，刊於續降敕中，亦可笑者。

杜子美石犀行云：自免洪濤恣彫療，與濟逝爲韵。種蒿苣云：信宿罷瀟洒，與耳始同押。後出塞云：恐是霍
票姚，作平聲。八僊歌押兩船字。狄明府兩濟字，洒字有三音，而療但切側界。去病爲票姚，校尉服虔注漢書音飄搖，顏師古云：票音平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也。苟悅漢紀作票鶴字，去病後爲票騎將軍，尙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詩人拘於聲律，取其意而略其義也。如濟濟清濟音雖同而義異，故兩船字或者遂謂不上船爲蜀人以衣襟爲船。余嘗至舟中問士人，則不然。後見范傳正太白新墓志云：玄宗汎白蓮池，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杜之所歌蓋此事爾。

黃魯直送張謨河東漕使詩云：紫參可擲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時范忠宣帥太原，方論治多鑄廣，故物重爲弊。其子子夷亦能時，嘗云：當易無字作雖，乃可。又一篇云：虎頭墨妙能頻寄，馬乳蒲萄不待求。議者又謂維摩畫像一本足矣，何用多爲？蓋貶駁他人易於爲工也。孟子斥高子云固而不取武城之策，況餘者乎。

退之昭王廟詩，今集中皆作丘原滿目。余親到宜城祠，見刻爲丘墳。韓公井在焉。今之道稍遠，人無汲者。小城甄氏之居猶相見也。又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云：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唐趙璘因話錄載此詩，以保爲主。下二句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對

煙霞。

健兒之語見於晉史段灼梁史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余少時過荆南白碑驛見豐碑刻唐官銜有招募健兒使其碑石瑩白驛因得名或云後製大晟樂取石爲磬未知信否。

李杜蘇李之名尤著於世者以歷代所稱兼於文行故也。余嘗以一絕記其聞者大義終全顯漢廷。李固
杜喬文章萬古猶光燄。李白
杜甫疑是天私李杜名居前曾是少陵師。李陵
蘇頌資歷文章亦等夷。

蘇味道
李璣

思若涌泉名海內。李乂從來蘇李擅當時。

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楓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錦人多取爲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禽鳥花草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又出青蘞器謂之秘色錢氏所貢蓋取於此宣和中禁庭製樣須索益加工巧。

元祐中余始見士大夫有間用蠟裹咫尺之木以書傳言謂之柬版既便報答又免謬誤其後事欲無迹者廢紙而用版浸爲金漆之類其製甚衆如以緘繩有盛以囊者至崇寧時家有數枚自非遠書公禮幾無用箋楮然利害所繫有濡紙而摹印字畫以爲左驗者俗之薄惡亦可見矣。

鳳翔府園有枯木下有石刻云昭宗手拓槐蓋爲中尉韓全誨等劫幸李茂貞軍朱全忠以兵圍城嘗徘徊其下也華州子城西北有齊雲樓基昭宗駐蹕韓建軍嘗登其上賦菩薩蠻詞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者是也其石隄谷在城西南十餘里殺十一王處今有堂作釋氏十王像焉。

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是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王。而釋子附會爲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娘。天下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澧州有卒李文和者。本僧徒。犯罪坐黥。能診太素脈。知人吉凶。雖心性隱微。皆可推測。嘗診司法孫評云。據脈當作僧道。然細審之。卻有名無實。幼時須曾出家。不爾亦見於小字也。問之果爾。以多病嘗捨於釋氏。小名行者。余頗訝其別有他術。云法中脈出寸口者。當爲僧道。今所出不多。又或見或隱。故以有名無實斷之。後得其書。以十二經配十二辰。如五行家分宮之法。身命運限。亦各有術。逐日隨支輪脈直事故。目下災福。纖悉皆可見。其書序云。本唐隱者董威輩以授張太素。太素始行其術。故以爲名。後於京師四方多見診太素脈。得名而未有如李文和者。

杜子美詩云。飯抄雲子白。瓜嚼水晶寒。李義山河陽詩。亦云梓釋東來七十里。長溝複塹埋雲子。世莫識雲子爲何物。白彥淳云。其姑壻高士新爲吉州兵官。任滿還都。暑月見其榻上數囊。更爲枕抱。視之皆碎石。勻大如烏頭。潔白若玉。云出吉州。土人呼雲子石。而周鼎子演云。雲子雹也。見唐小說而不記其書名。義山謂埋於溝塹。則非雹明矣。疑少陵比飯者。是此石也。

楊何。字漢臣。莆田人也。登進士第。爲南陽士掾。狂率喜功。劉汲作帥。就辟幕府。金人破鄧。全家皆死於兵。始在鄉校。以薄德取怨於衆。人嘲之曰。牝驢牡馬生驃子。道士師姑養秀才。蓋謂父本黃冠。母嘗爲尼也。

襄陽尹氏在唐世以孝弟四經旌表。今門閥猶存。介甫詩云。四葉表闡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而史不書。余攝尉襄陽。嘗得尹孝子母墓誌於臥佛僧舍。以爲柱礎。未暇取而罷。然史之去取。幸不幸者多矣。食物中有餳子。又名環餅。或曰。卽古之寒具也。京師凡賣熟食者。必爲詭異。標表語言。然後所售益廣。嘗有貨環餅者。不言何物。但長歎曰。虧便虧我。也。謂價廉不稱耳。紹聖中。昭慈被廢居瑤華宮。而其人每至宮前。必置擔太息大言。遂爲開封府捕而究之。無他。猶斷杖一百罪。自是改曰。待我放下歎。則箇人莫不笑之。而買者增多。東坡在儋耳。鄰居有老嫗業此。請詩於公。甚勤。戲云。纖手握來玉色匀。碧油煎出嬾黃深夜來春睡知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嫗。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模。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模。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汙。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而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爲僞也。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杯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實叩之。乃曰。祇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禮文亡闕。無若近時。而婚喪尤爲乖舛。如親王納夫人。亦用拜先靈合巹等俗禮。李廣結髮與凶奴戰。謂

始勝冠年少時也。故杜甫新婚別云：結髮爲君婦。而後世初婚嫁者，以男女之髮合梳爲髻。謂之結髮，甚可笑也。其不經不可以概舉。南方之俗尤異於中原故習。如近日車駕在越，嘗有一執政家娶婦。本吳人也。用其鄉法。以灰和蛤粉用紅紙作數百包。令婦自登輿。手不輟擲於道中。名曰護姑粉。婦旣至門。以酒饌迎祭。使巫祝焚楮錢禳祝。以驅逐女氏家親。婦下輿。使女之親男女抱以登牀。尊章會客三爵之後。其子出拜。坐人設席于父傍。飲三杯乃行合髻等諸禮。頗多異事。如民家女子不用大蓋。放人縱觀處子。則坐於榻上。再適者坐於榻前。其觀者若稱歎美好。雖男子憐撫之。亦喜之而不以爲非也。喪家率用樂衢州開化縣爲昭慈太后舉哀亦然。今適鄰郡人皆以爲當然。不復禁之。如士旅力稍厚者。棺率朱漆。又信時日卜葬。嘗遠且惜殯攢之費。多停柩其家。亦不設塗斂。至頓置百物於棺上。如几案焉。過卒哭則不祭。唯旦望節序。薄具酒殮祭之。亦不哭。是可怪也。

河朔山東養蠶之利。踰於稼穡。而村人寒月盜伐桑枝。以爲柴薪。爲害甚大。每有敗獲。估賊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繫以苦之。則憚於囚衆。單州成武令聶恣。兗州人。起於白屋。知民間利病。有獲此偷。卽依法決遣。而據所徵賊錢。隨多寡必分十限付於其家。遠都保伍。畏於逃逸。係累之急。甚於官司。如限三日。卽已拘廩一月矣。又量其情之重輕。每限出頭。加以箠楚。雖欲一日併納賊罰。里正諭意亦不聽輸。於是一邑桑柘。春陰蔽野。人大受賜。人有相讐害者。於樹幹中去皮尺許。令周匝。謂之繫裹肚。雖大木亦枯死。有一夕傷數百株者。此多大姓侵刻細民。故以此報之也。

蘭蕙葉者如菖蒲而稍長大。經冬不凋。生山間林篁中。花再重皆三葉。外大內小。色微青有紫文。其內重一葉。色白無文。覆卷向下。通若飛蟬之狀。以春秋二時開莖短。每枝一花者爲蘭。莖長一枝數花者爲蕙。本草載蘭草、馬蘭、澤蘭、山蘭四種。蘭草葉似澤蘭。尖長有枝。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溼地。澤蘭生下地雖傍葉似蘭草。赤節四葉相值。岐節間馬蘭生澤傍氣臭。花似菊而微紫。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梗不對生。花心微黃赤。又有木蘭乃大樹。皆非騷人所歌詠者。又云零陵香一名蕙草。既唯生零陵山谷而莖葉都不與蕙相類。豈二物不入藥用而遺之乎。後至衢州開化縣山間多春蘭。而醫僧允濟謂蘭根卽白薇也。按白薇一名白幕。又名薇草。本草乃云生平原川谷陶隱居謂近道處處有之。又與蘭小異。然藥肆皆收貨爲白薇。未知是否。夷齊采食。豈謂是邪。味雖苦鹹。大寒而無毒也。

蕨有青紫二種。生山間。以紫者爲勝。春時嫩芽如小兒拳。人以爲蔬。味小苦性寒。生山陰者可煅金石葉大則與貫衆狗脊相類。取置田中或燒灰用之。皆能肥田。又有狼衣草。小者亦相似。但枝葉瘦硬。人取以覆牆。又雜泥中。以砌階甓。澀而難壞。蕨根如枸杞。皮下亦有白粉。暴乾擣碎。以水淘澄。取粉蒸食如餸。俗名烏糯。亦名蕨衣。每二十斤可代米六升。紹興二年浙東艱食。取蕨根爲糧者幾徧山谷。而本草亦不載也。

世謂西北水善而風毒。故人多傷於城風。水雖冷飲無患。東南則反是。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臥則以首外向。檐下籬壁皆不泥隙。四時未嘗有烈風。又春多暴雨淋淫。秋則常苦旱曠。如東坡詩云。春雨如

暗塵春風吹倒人皆不施於浙江也。

越州在鑾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艱得故諺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不旬日則井已涸矣皆謂泉乃橫流故爾蓋滅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廣也又諺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通二浙皆云。

浙西諺曰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面斷啜背地廝說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其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荆揚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輕淺吁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爲能耳。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蠭癥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雲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蠭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劍川見僧舍凡故衣皆煮於釜中雖禪袴亦然蠭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蠭則置衣茶藥焙中火煽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

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翁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真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誤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魔王之稱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數件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風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爲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余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也

余旣書此未一歲而衢州開化縣余五婆者爲人所告逃於嚴州遂安縣之白馬洞繆羅家捕之則阻險爲拒殺害官吏至遣官軍平蕩兩州被思延及平民甚衆殊可傷憫

南方多梟而西北絕少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勞疾漢重五日以梟羹賜羣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太祖徵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州臥於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卽位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恥然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諱烏龜頭云郡城像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其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漣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諱師姑呼爲女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爲爪與獫同音也而秀州又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良家女多爲所染故爾衛卒諱乾醫家諱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風也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有人刻石而名蠻名矯之類可恥賤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天長縣炒米爲粉和以爲團有大數升者以臘脂染成花草之狀謂之炒團而反以炒團爲諱想必有說特未知耳

唐方技傳云長社人張憬藏技與袁天綱埒載其相蔣儼等八九事甚異而劉義節傳云其子思禮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位至太師後授箕州刺史益喜以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斬於市然則其術不無中否但采其中者稱之耳

世之以五星歷論命者多矣今錄貴而凶終者數人方其盛時未有能言其未至之災也以此知陰陽家不足深泥唯正己守道爲可恃耳張邦昌元豐四年辛酉七月十六日亥時王黼元豐二年己未十一月初二日卯時燕瑛熙寧十年丁巳五月二十六日寅時聶山元豐元年戊午八月初十日卯時趙野元豐七年甲子正月十九日丑時朱勔熙寧八年乙卯十月二十六日申時王槩元豐元年戊午正月初六日子時蔡攸熙寧十年丁巳三月三十日寅時鄧紹密熙寧六年癸丑九月二十三日戌時又有同年十一月而日時如歲者童貫皇祐六年三月初五日卯時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席亦用娼妓聞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爲恥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以衆客共要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用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縣囊其良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家方留髮冬月以括箋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其異於南方如此